

中华遗产·乡土建筑

十里铺

李秋香 陈志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里铺/李秋香, 陈志华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11

(中华遗产·乡土建筑)

ISBN 978-7-302-16033-5

I. 十… II. ①李…②陈… III. 乡村-建筑艺术-长武县 IV. TU-8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3541号

责任编辑: 徐颖 王悦怡

责任校对: 王凤芝

责任印制: 孟凡玉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社总机: 010-62770175

投稿咨询: 010-62772015

地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编: 100084

邮购热线: 010-62786544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印装者: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235×288 印张: 8.5

版次: 2007年11月第1版

印数: 1~5000

定价: 70.00元

字数: 109千字

印次: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2770177转3103 产品编号: 026107-01

中华遗产·乡土建筑

十里铺

李秋香 陈志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目录

前言……陆

第一部分……玖

第一章 历史与地理背景……玖

一 周人的发祥地……玖

二 贫瘠的黄土地……拾

三 百战之地与咽喉要冲……拾贰

四 十里铺村的形成……拾叁

第二章 窑洞和窑院……拾陆

一 黄土高原和窑洞……拾陆

二 靠崖窑和沟崖窑……拾柒

三 窑院……拾捌

四 箍窑……贰拾

五 窑洞的十里铺……贰拾壹

第三章 窑洞的构造及施工……贰拾肆

一 窑洞的构成……贰拾肆

二 挖窑过程……贰拾伍

三 窑洞的装修……贰拾陆

四 盘炕……贰拾玖

附录1 制作土坯的工具及过程……叁拾

第四章 窑院的构成及功能……叁拾壹

一 窑洞的分类和位置……叁拾壹

二 厨房……叁拾贰

三 水井和渗井……叁拾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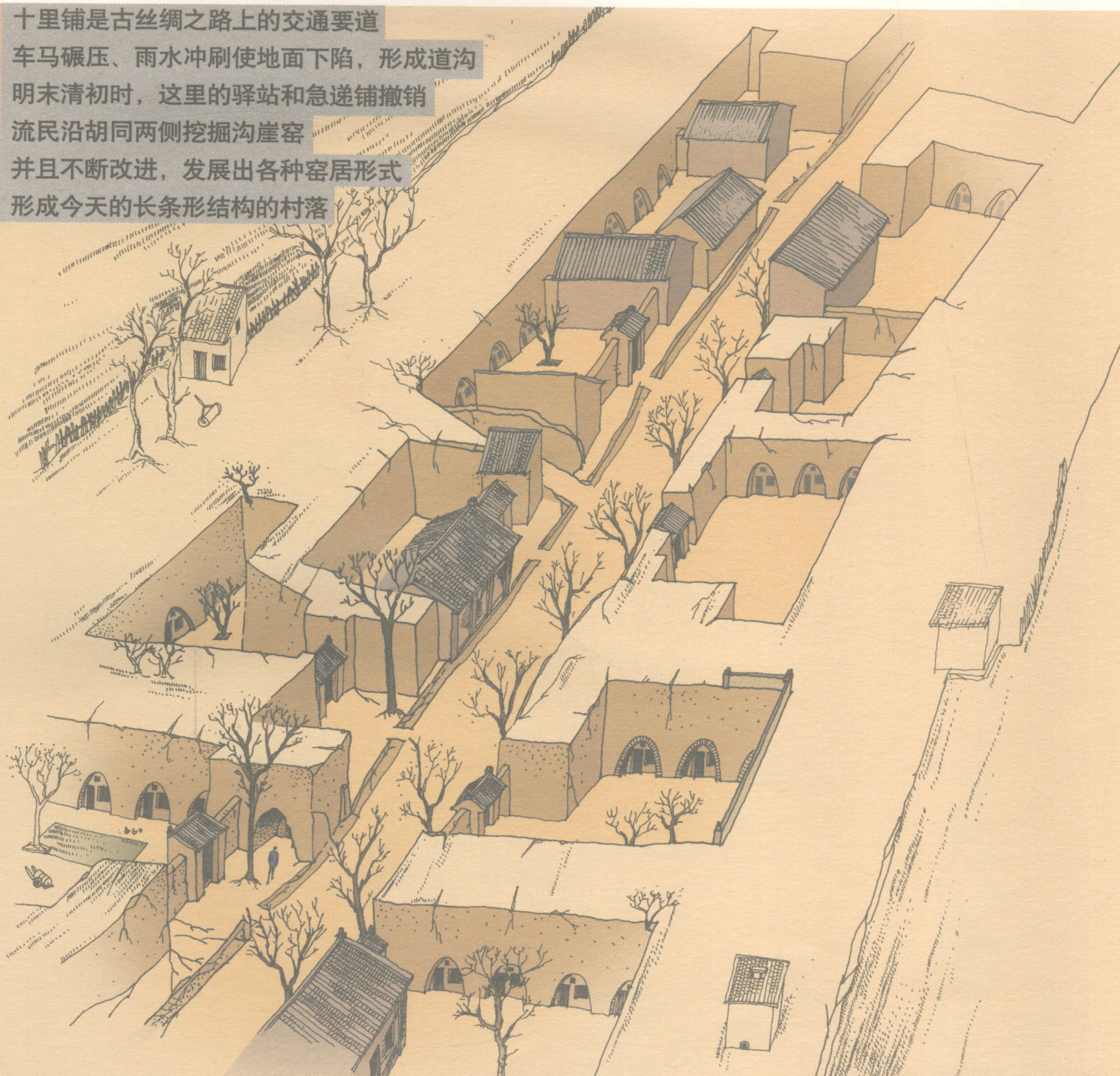
四 杂窑……叁拾伍

五 门楼……叁拾陆

六 卫生厕所及其他……叁拾柒

沟崖窑

十里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车马碾压、雨水冲刷使地面下陷，形成道沟。明末清初时，这里的驿站和急递铺撤销，流民沿胡同两侧挖掘沟崖窑，并且不断改进，发展出各种窑居形式，形成今天的长条形结构的村落。



后记……壹佰零壹

工具……壹佰

其他……玖拾肆

宗教……玖拾肆

居住……捌拾

街道……柒拾叁

总测绘图……柒拾叁

图版篇……柒拾叁

四 田府的后葬礼……陆拾柒

三 寒窑婚礼……伍拾玖

二 朱秀珍大娘的故事……伍拾壹

一 剪纸能手文谷茸……肆拾叁

第二部分……肆拾叁

四 大车店……肆拾贰

三 文昌阁……肆拾壹

二 邻村小庙……叁拾玖

一 十里铺的小庙……叁拾玖

第五章 公共建筑……叁拾玖

附录2 烤烟炉……叁拾捌

2 窑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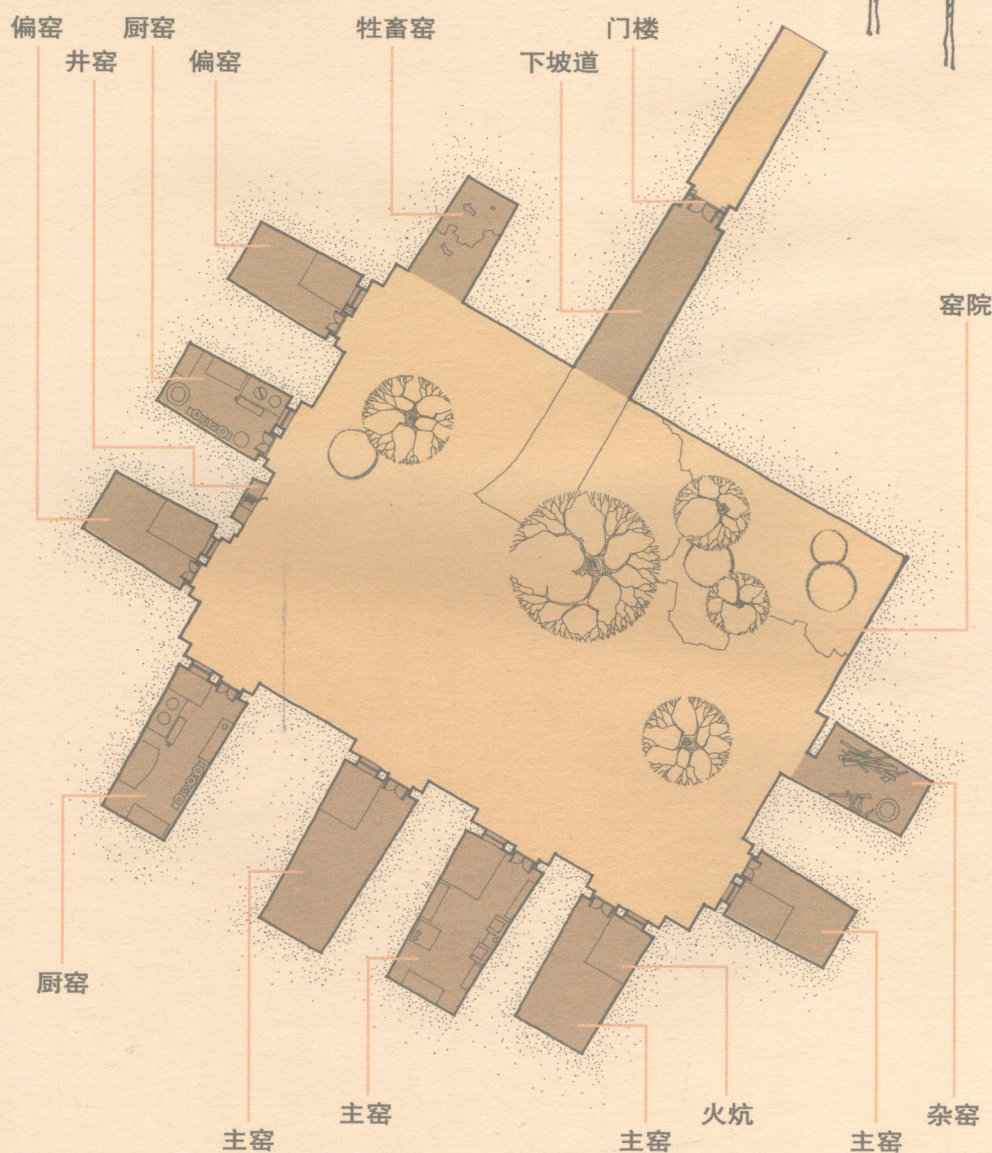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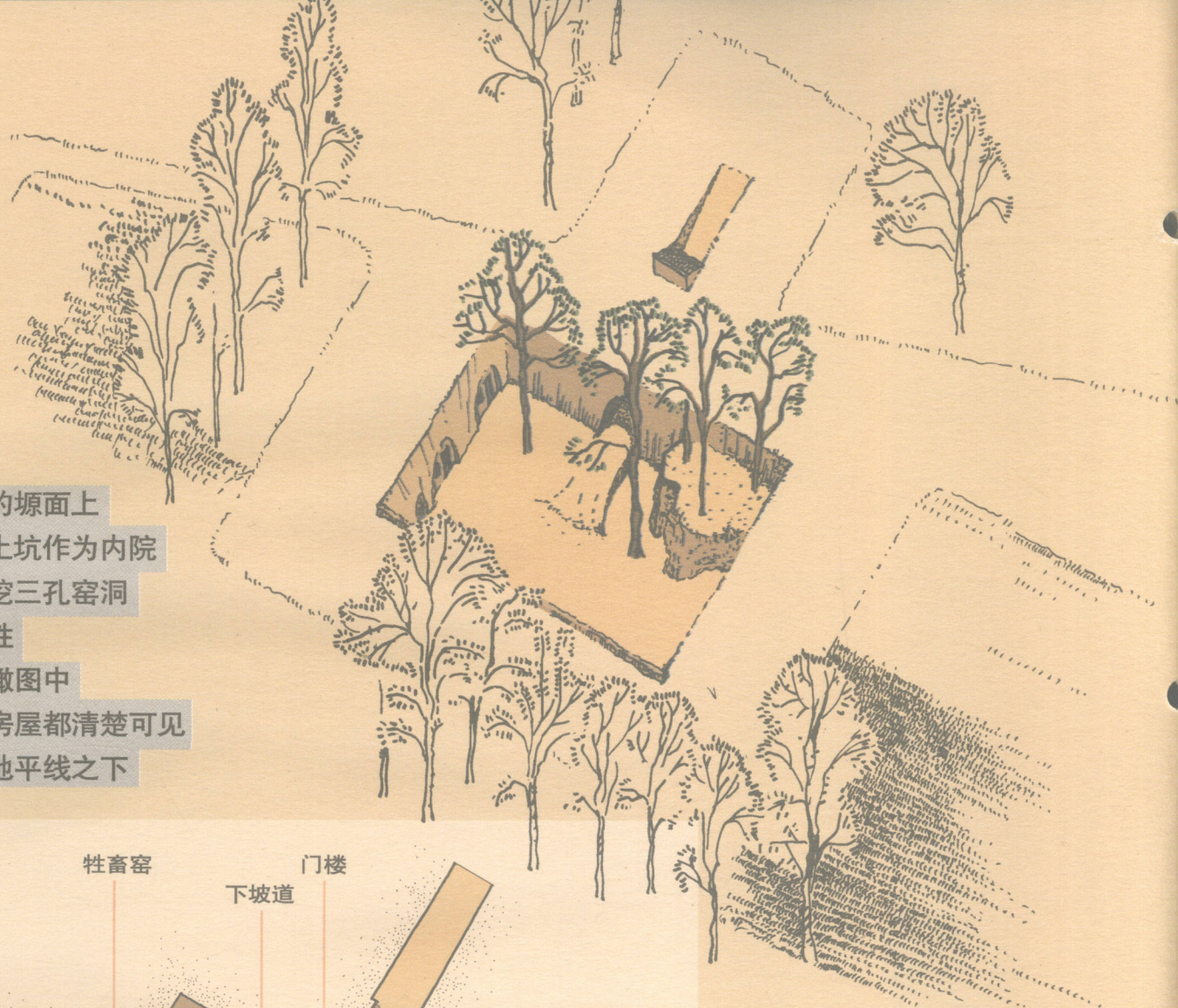
三合窑院

这是一座临近村中大路的三合院窑院。通过人工整修，使大路边的土壁形成凹地。然后在三面土壁上各挖三孔窑洞。前面建墙安门，形成闭合的居住空间。院内栽种树木，并有鸡儿啄食。院外还建有猪圈、狗窝。窑背上是辟为耕地的黄土塬，呈现出一片安静、祥和的农家小院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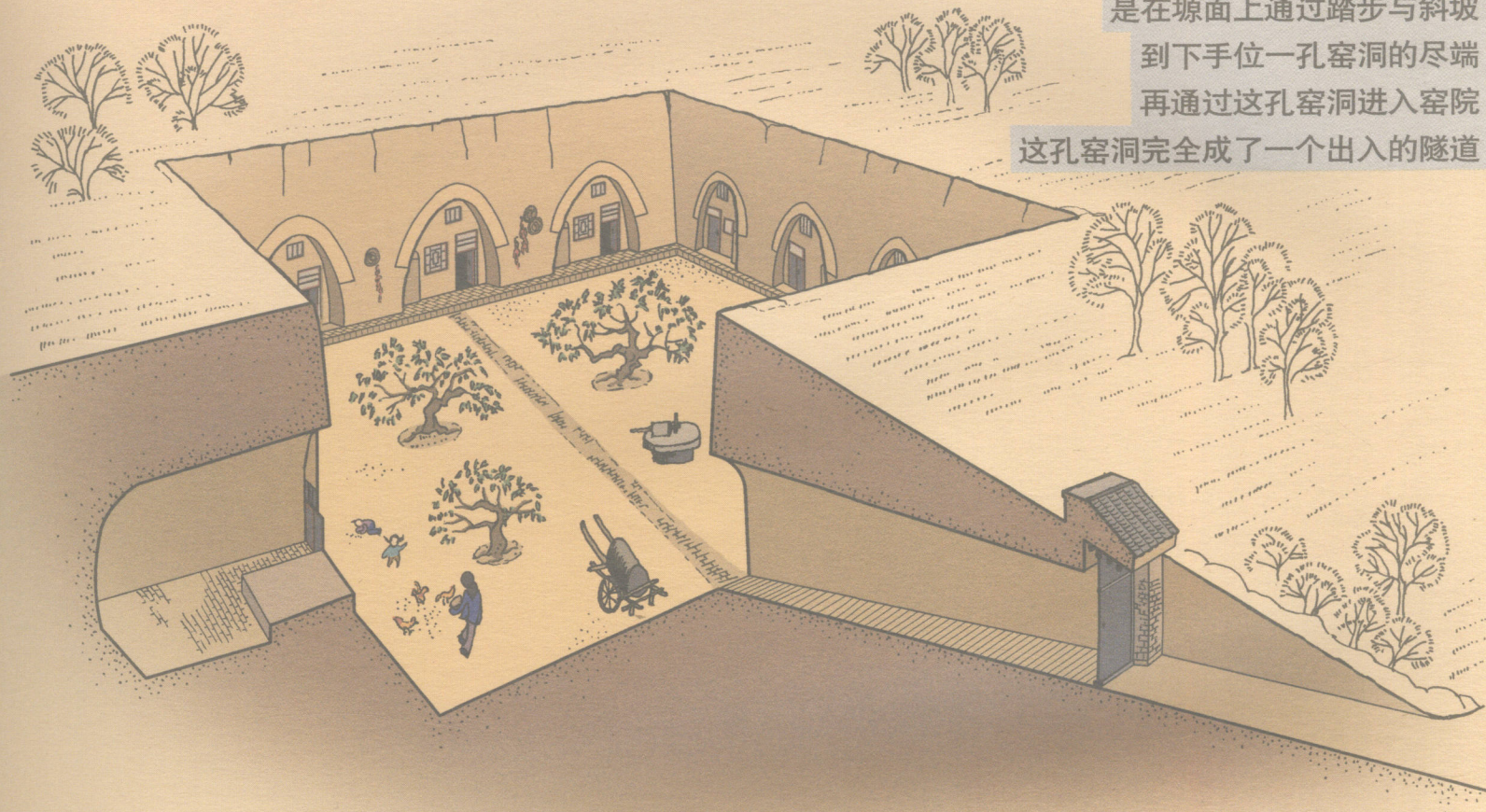
地坑院

地坑院是在平整的塬面上
向下挖一个四方土坑作为内院
四边土壁上每边挖三孔窑洞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右图地坑院的俯瞰图中
塬面上的树木和房屋都清楚可见
地坑院却隐藏在地平线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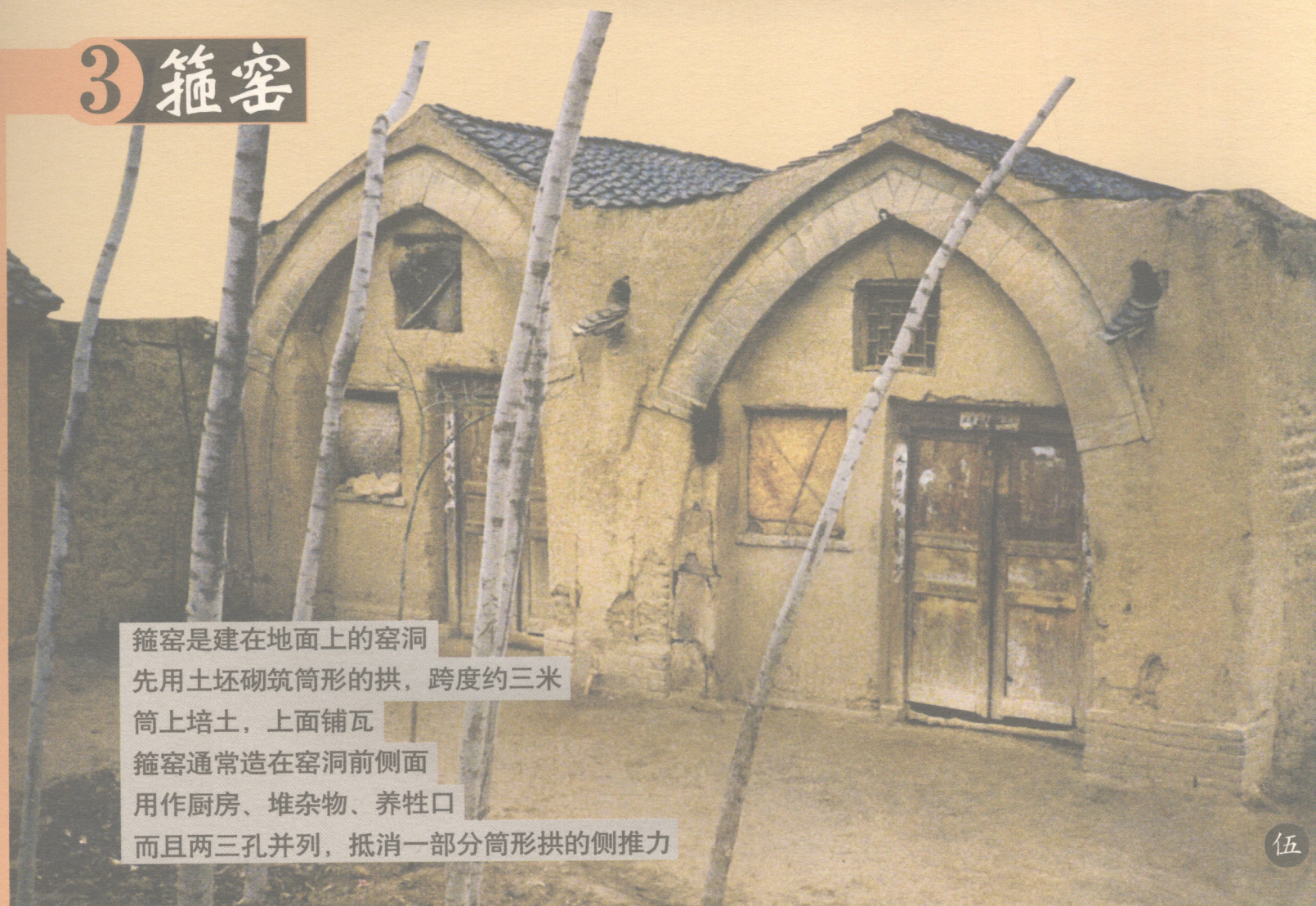


左下图是上面地坑院的平面图
有作为居室的主窑和偏窑
主窑内靠窗均设有火炕
厨窑和放粮囤、杂物的杂窑
都在两侧偏窑中
井窑挖在靠近厨窑的窑腿上
牲畜窑在倒座窑中
窑洞的功能不同，位置也不同

地坑院的入口方式很特别
是在塬面上通过踏步与斜坡
到下手位一孔窑洞的尽头
再通过这孔窑洞进入窑院
这孔窑洞完全成了一个出入的隧道



3 箍窑



箍窑是建在地面上的窑洞
先用土坯砌筑筒形的拱，跨度约三米
筒上培土，上面铺瓦
箍窑通常造在窑洞前侧面
用作厨房、堆杂物、养牲口
而且两三孔并列，抵消一部分筒形拱的侧推力

前言

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南方的乡村里工作，那里自古农业经济发达，有些村落甚至早已有了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文化教育水平也比较高，“进士第”、“大夫第”到处可见，祠堂门前曾经竖立过一对对的旗杆。那些村落大多是单姓的血缘村落，过去宗族组织完整，很有效地管理着村民的社会生活，宗法家长制的观念因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样的村落，往往有明确的格局，有水口，有中心和副中心，有合理的街道网络和给排水系统等等。建筑类型相当多，形成了一个与复杂的农村生活相对应的乡土建筑系统。各种建筑物的形制比较成熟而稳定，住宅的形制多种多样。它们的质量很高，能够满足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需要，工艺讲究，装饰精致，形式和谐而多活泼的变化。从村落的整体到雕饰的题材，都反映出封建宗法制度的意识形态，文化含量高，种类丰富。

但南方的乡土建筑毕竟只不过是中國乡土建筑极为有限的一部分。我们当然不敢奢望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东南西北选取足够多的典型村落来做研究，但我们希望稍稍扩大一些选题的范围，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活跃我们的思维，这样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恰好，龙虎文化基金会的朋友们问我们，能不能研究一个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窑洞村落——陕西长武县十里铺。我们立刻就同意了。

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曾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那里发生过许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然而，长期以来，那里又是全国最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黄土高原是黄土沟壑区，塬平沟深，天高风紧，自然风光阔大雄伟而粗犷，特色非常鲜明。

黄土高原上的乡风民俗，同样别具特色。且不说婚丧嫁娶、年时节下，便是那震天动地的腰鼓、嘹亮高亢的民歌，饱含着人们理想和愿望的剪纸和炕围画，也早已远近闻名。

这些对我们都是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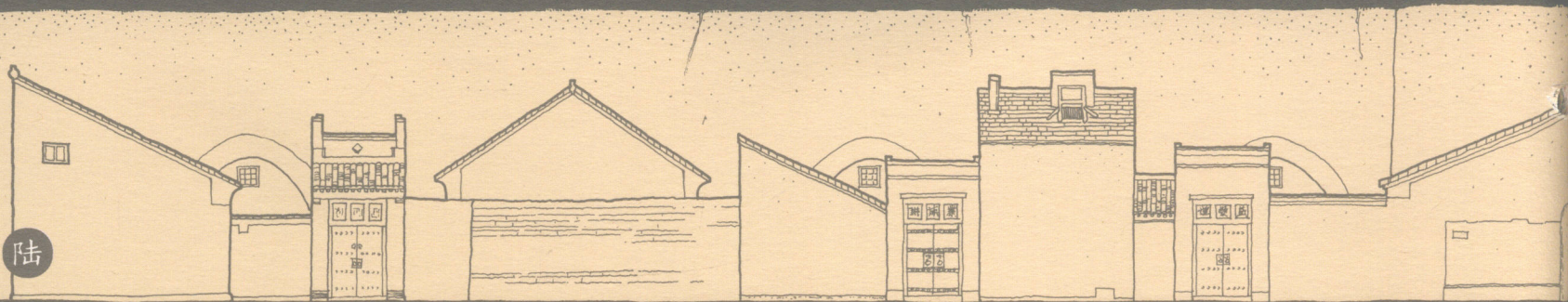
窑洞，或许不免过于简单，但是，据说现在还有将近一亿

人住在窑洞里。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听说窑洞冬暖夏凉，是真的吗？

去，一定要去！

一旦决定了要去，便有点儿迫不及待。我们打算1996年春节之前去，在村子里过节，跟乡亲们一起玩社火，吃他们的蒸馍面花。但是，在西安工作了几十年的朋友们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的地方，大雪封山，交通十分困难而且危险。我们还坚持要去。过几天，他们又告诉我们，那儿非常贫穷，年节本来就没有多少活动，加上这几年社会的大变动，民俗已经所剩无几了，去了也看不到什么。我们有点动摇了。再过几天，他们又来了电话，说村子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铺盖可供我们睡觉，我们不可能在村里住下。我们泄气了。最后，他们又说，春天里去，近年来新栽的苹果树开了花，云霞一片，那时处处可以见到男婚女嫁，鼓乐齐鸣，何况清明节还有伐树、扫墓之类的活动，这些都是冬天里没有的。于是，我们改变了主意，4月里去。

4月1日，清明节前三天，我们从北京出发。2日，从西安乘汽车去长武，渡渭河，经咸阳、礼泉、乾县，来到泾河一条支流的河谷里，便是彬县（旧豳县）。这一路每一处地方，都在中国历史上占一个位置，文化遗址一个接着一个。我们被一种巨大的历史感浸透了心灵，默默沉思着，望着车窗外的变化。礼泉县境内，几十公里的路边都是苹果园，夹杂着葡萄园，一望无垠，可惜枝条都还是空的。武则天的乾陵就在公路边上，恢宏而有气魄。从这里开始，公路两边就迤邐的都是窑洞和窑院了。泾河支流的河谷深而且宽，我们在东岸，远远望见西岸高高的陡崖上，一层层厚厚的积雪，便预感到那边将是一个生活严酷的地方。汽车艰难地下了坡，过了河，又艰难地上了坡，眼前便是沟壑高原。塬上景色开阔，无边无际，碧蓝的天滚圆润，边上没有丝毫缺口。但是，一忽儿在左，一忽儿在右，突然就能见到深不可测的大沟，有几里路宽。沟壁直上直下，却有些浅色的线贴在壁上盘旋，细细一看，那竟是人们踩出来的



小径。有几处，公路两边都是沟，路就在一条很窄的土梁上走。我们看惯了南方农村的山峦，把天空咬得破破碎碎，猛然觉得这里的山峦是虚的，而且倒着朝下长，留下一个完整的天，像糕饼模子，很别致有趣。

离开北京的时候，榆叶梅的花骨朵已经红了，而这里麦子刚刚返青，还蔫蔫的没有精神。积雪一道一道的，像梳子梳着麦垄。远处隐隐有了树影，便到了长武城，正赶上集市，灰不溜秋的街上一堆堆鲜艳的塑料制品照得人眼花，卖烤饼的炉子漾出的香气，老远就能闻到。到县城建局转了一圈，就直奔十里铺村所在的丁家乡。我们向乡长提出来要到农家住，乡长说，天很冷，窑洞里没有闲着的暖炕，又缺铺少盖，水也金贵，不好住。到农家吃呢？乡长也觉得为难，说只有油泼辣子和去年腌下的咸菜，日子多了怕也不行。于是，我们就只好在公路边上做过路司机买卖的小店里安顿了下来，好在离十里铺村东头不过一百多米。

十里铺村是个细长条，沿道沟延伸三里多路。道沟六米多深，十来米宽。一条直路穿过去，两侧是一个挨一个的窑院。窑院前脸不是原土壁就是夯土墙，一副很原始的黄土地面貌，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近来新造的砖房和门楼，给了它一点生气。

窑院和窑院的间隙，土壁上有些用镢头粗粗刨出来的踏步，农民们扛着锄头曲曲折折走上塬面去。塬面一马平川，能看到天边，却看不见人家，只看见从沟里冒出来的杨树梢，听见地底下传出来的人声。走近地坑的边缘，往下一看，窑院里上演着家庭生活的各种场景，梨树和桃树孕了花骨朵，小小的，还没有变色。

村子没有一定的结构和布局，随意形成，可长可短。只在中段有村民委员会办公室，原本是三仙庙，新盖了五间砖瓦房。旁边有个小小的卫生站，十平方米大小，卫生员常常不在，吊着锁。小学校倒有两所，有一所是在过去的大车店窑院里造的，几间砖瓦房，很整齐。院子种些花木，一下课，老师们便把院子扫得净光亮堂。村路也很干净，家家每天都出来打扫一段，清一清水沟。路两旁密密种着杨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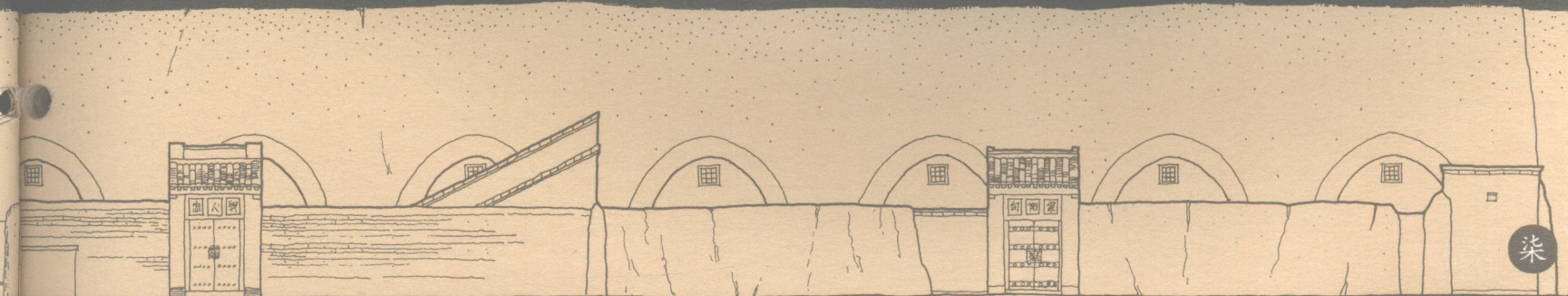
我们到的第三天是清明节，那天伐了许多树，邻村也在伐树。我们觉得奇怪，打听了一下，说是杨树遭了虫灾，是一种

蛾子的幼虫把树干蛀空了。仔细一看，要砍伐的树，树身上都刮去了一小块皮，白茬上贴着一张红纸条，写着“树神回避”四个字。当地的风俗，砍树年年必在清明节，红纸条提前几天贴上，以免伤了树神，以后再栽树就难了。为什么在清明节砍树，也有个道理，虽然树的所有权是私人的，但按传统的习惯，包括“村民公约”上也写着，谁砍一棵树，就必须补种一棵，以保持村里总有树木。当年大将左宗棠西征筹边，千千万万湖湘子弟就是经十里铺道沟奔赴天山南北的。他们沿途种了无数杨柳树，引得春风度过玉门关。种树护树的传统，或许便是从此而来。今年要补栽的是楸树、槐树，不像杨树那样容易招虫子。

这真是个好习惯，树木给村子带来了生气。我们看到，许多树上，挂着小小的秋千，小学校一放学，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便抢着荡悠起来，有大姐姐在旁边帮着推的，便特别欢势。村人们告诉我们，这荡秋千也是清明节的一个习俗。不过从前不是挂在树上，而是在窑院里搭个架子。因为秋千主要是女孩子玩的，穷乡野村里，规矩不多，不过女孩子还是不能在大路边上太疯了。本领大的女孩子，秋千荡得高高的，墙外也能看得见。“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或许就是这种情景。

家家的门虚掩着，推开进去，窑院都收拾得很整洁，而且宽敞亮堂，纵横足有十几米。高高的黄土削壁，脚下三五孔窑洞刻出浑圆的轮廓，窑洞子上的门窗还有些细棂和亮色，看起来很大方。土壁上挂着浑圆的蒸笼盖子，是用麦秸编成辫子再盘成的，旁边一嘟噜一嘟噜挂着深红的辣椒和金黄的玉米，下面蹲着几只山羊。难怪画家们很喜欢画这些东西，它们自有一种憨厚的风味。日子住长了，我们对这条几里长的沟和窑院也真生出了喜爱之情。

让我们喜爱的主要原因是那些与黄土地一样朴实憨厚的村人们。他们把我们当好朋友来接待，我们走进任何一家，主人都先喝住狗，把我们请进屋，请我们上炕。虽然已经是4月上旬，高原上还是寒气袭人，又逢连阴天，老年人都盘坐在炕上，下面生火，上面盖着棉被。我们三个教师，被他们称为“两个老汉一个姨”，算是上了岁数的，要到暖炕上坐。学生们则坐



在炕沿上。大娘打开箱子盖，摸出去年的大红枣来分给我们，不吃不行。到了饭口儿上，说什么也得坐下来吃几口馍。家里有绣品、香囊什么的，只要我们开口，有时甚至没有开口，她们都会高高兴兴地说：“拿去罢，我们再做。”乾隆《重修长武县志叙》里，知县樊士锋说“民虽贫，有醇朴而无机诈，跻堂称觥之风当未泯也”，到现在依旧如此。

十里铺在这一带是比较富的，从宝鸡来的公路正好在村边与西安至兰州的公路相汇。人们见闻多一点，舍得花钱读中学的便多。知识开通，谋生的路子随之宽阔，早些年就有人到彬县（旧豳县）的煤矿上和电力公司工作，近年来出去打工的人不少，挣了些钱，回来种苹果和烟草，收益很好。有一些人攒钱买拖拉机，跑近途运输。最不济的也知道打一眼机井，家里老人坐在井边按电钮卖水，一吨能卖二元五角钱。还有少数高中毕业生，会搞经营，到地广人稀的甘肃租地，在当地雇工耕种，一年只过去几次，秋后收入便相当可观。至于那些跟村里当权人有点关系的，便可以到公路边上弄块地皮开饭铺、旅社。因此，十里铺村里这几年造了些新房子。

十里铺周围的一些不靠大路的村子，境况可就差多了。不但新房子很少，窑洞也很破旧。春节才过了一个多月，处处见不到春联、门神的痕迹。不过，那些最穷困的人家住的、大沟壑边上的单孔靠崖窑，没有路、没有水的，大多已经废弃，许多人已经搬到了村里，改善了生活。我们在直谷堡、陶林堡、斜坡村、裕头村找到了一些那样的窑洞，简直是挖在绝壁上。我们战战兢兢攀援过去，眼前是望不见尽头的大深沟，不觉心惊胆战，真弄不明白当年的住户，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怎么在这里生活。在斜坡村和裕头村，我们都见到一些身体发育和智力有严重障碍的人，尤其是斜坡村的几位更加畸形，这都是上一代人或几代人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近亲结婚，以致留下的后患。有一天，我们在斜坡村，进了一户破破烂烂的窑洞，女主人显然很踟躇不安，看我们亲亲热热坐下，她到厨房里端来了一碗面片汤，怯生生地抱歉说没有什么好吃的。我们立即接过来大口吞下肚去，肚子里的酸楚却不是那只缺口的青花碗盛得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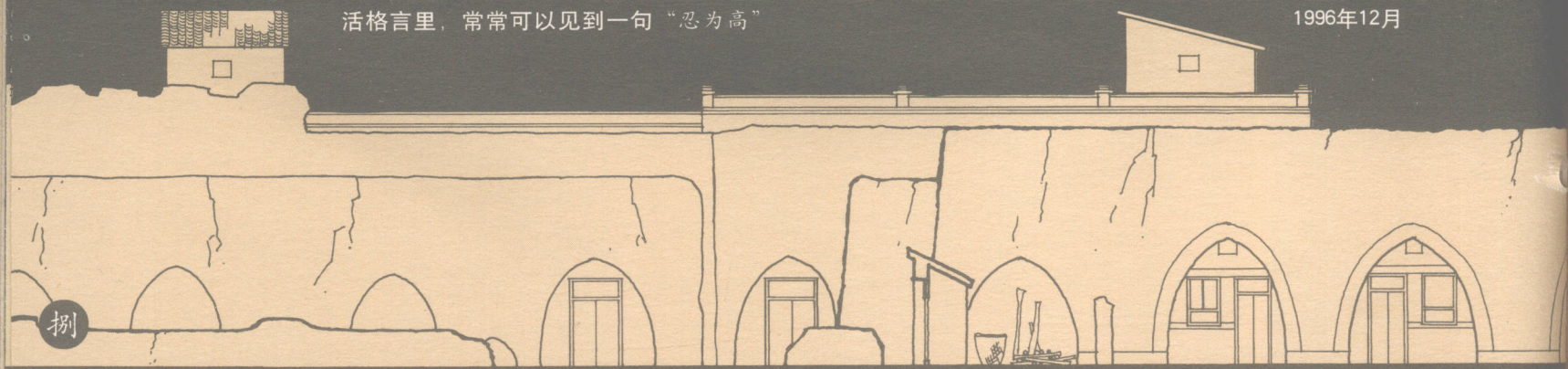
但是，在窑洞门头上斗格中题着的生活格言里，常常可以见到一句“忍为高”

或“能忍是福”。我们所住的旅社，有一间餐室，墙上挂着一面祝贺开业的镜子，刻着四个大字：“知足常乐”。更叫我们触目惊心、感慨不已的，是公路边许多村头破墙上刷着的广告：“抽帝王烟，过皇上瘾。”帝王烟是当地制造的一种劣质土烟，之所以叫“帝王”，是因为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曾经是十一朝都城所在。

我们天天都记得我们最初的愿望，巴不得能遇上个把民俗活动，看到剪纸、皮影、炕围画，最好还听见青年男女们对唱山歌。但是，这一带过去确实太穷，而且多是杂姓村，所以民俗活动很少。十里铺只有正月十五日晚上的社火，由爱玩的青年人临时凑合起来，踩着高跷，扮成各种戏文脚色，挨家挨户去送喜，也就是到窑院里转转，唱几段秦腔。有些人家把火锅送到三仙庙里，闹社火的人完了事便蹲在庙里饱吃一顿。春节期间，据说以前有耍狮子和舞龙灯，现在则有拖拉机后斗组成的戏台，由农民自己演些秦腔小戏。面花过去做的，这些年不做了。剪纸、炕围画也没有见着，不过我们终于访到了一位剪纸能手，还有一位熟悉许多民歌的老太太。在二十几天日子里，有几起婚丧红白事，大都很简单，而且相当现代化了，有“领导同志讲话”之类的节目。我们在十里铺和邻近的村子里，塬上的、沟坎上的，都找不到丝毫历史的遗迹。宣统《长武县志·跋》说：“长武自古豳地，读《豳风·七月》，先圣之德泽，民风之忠厚，咸于是乎在。而代远年湮，流风余韵，罕有存者。古今之不相及非细故矣！”公刘啊，古公亶父啊，扶苏啊，除了县博物馆长，老百姓是听都没有听到过。有些人连祖父的名讳都不知道。

不过，也许我们能解释一个中国美术史的有趣现象，这里的年轻女子，不论是比较富裕的村子里的还是穷村里的，几乎个个都长着肥大而鲜红的脸蛋，跟唐代仕女画和陶俑上的一模一样。唐代皇族起于陇西，离长武不远，当年皇族的妇女大概就是这样，以致影响到了有唐一代的审美理念，反映到了美术作品上。这也许是秦陇少数民族的脸型。美术史家在研究室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到现场去看一看便可以明白。但愿我们是对的。

1996年12月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历史与地理背景

十里铺村在陕西省长武县，自古为交通要道。长武位于渭河流域，是古代周文化的发祥地，多呈黄土塬和黄土沟交错的地貌，土瘠民贫，且历代屡遭战乱破坏。明末清初时，流民逐渐在十里铺定居下来，形成杂姓村落。

一、周人的发祥地

十里铺在陕西省长武县，贴近甘肃。长武的东邻有彬县和旬邑，这三个县古名为豳，是周王朝先人的发祥之地。它们位于渭北黄土高原。以龙为图腾的华夏文明最初发源并活动在黄河、渭河、汉水这三条大水系所在的自然地理结构链中。有关史前华夏文明的传说大多是以这不朽的黄土地为背景的，如关于伏羲和女娲的故事。长武境内有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处。又根据《国语》、《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大约四五千年前，陕西、甘肃一带，住着长期保持族外婚关系的姬姓黄帝部落和姜姓炎帝部落。黄帝部落曾活动于陕北，据《史记索隐》说这个部落“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所以“黄帝”的本意就是黄土地上人们的老祖先，而后来来到关中。《国语·晋语》说：“炎帝以姜水成。”姜水就在宝鸡一带，是渭河的上游，渭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启蒙中心之一。炎、黄二帝正是从这里沿黄河东去，带去了黄土文明，与长江、珠江、辽河等地的文明渐次融合成为辉煌的中华文明。

长武正处于渭河之北，在渭河最大支流泾河的南岸。周人的先祖后稷最初的封地在“邠”，即西安以西的武功城。据历史记载，后稷的裔孙公刘率部族从“邠”向北迁至旬邑、长武一带，建国称“豳”。他率众凿穴而居，采集野生植物，驯养牲畜，进行农业



陕西省府州县图(录自《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陕西通志》)，图中长武位于陕西西部，紧邻甘肃泾川

开发。《诗经·大雅·公刘》篇中记载了公刘选址定居的过程。定居之后，“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一片繁荣景象。《诗经·豳风·七月》篇则非常生动地记述了周人在豳地一年四季生活、生产、祭祀的情景，穿衣有丝，麻、裘，吃有稻、菽、葵、枣、瓜和羊等等，还有酒喝，农耕生活已经相当发达。

为纪念公刘，长武县城南门外曾建“公刘旧治”石碑坊，县学东侧原建有“公刘祠”，“康熙八年（1669年）重建于昭仁寺内”。（宣统《长武县志》^①）

公刘十传而到古公亶父。这时豳地有二十几个民族部落，为争夺水草，频繁发生摩擦、冲突，古公亶父为寻求一个安稳的农居环境，便率众从豳向南迁往岐山之阳、渭河之滨。《太平寰宇记》载：“商戎狄攻太王（古公亶父），太王迁岐，豳人从。”古公亶父迁居之后，长武便被戎人占据。

周王朝建立，豳地成了国都丰、镐的西边关。秦始皇定都咸阳，为保持都城的安全，巩固统一局面，就要防范西部少数民族的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间，秦治驰道，通四域，在都城西北大规模修筑长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以太子扶苏为监军，在西北筑城设县。当部队行至古豳地时，“见原高水浅，因欲筑城。遂以觚奠酒而祭，乃有鹑鸟飞升觚上，以为灵异，因以名县”（《大清一统志·周地图记》）。秦始皇二年（公元前220年）定名的鹑觚县，就是今长武县的前身。

此后历经更名，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建长武县，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将其撤并归邠州〔邠即豳，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邠，1962年又改为彬〕管辖。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复设长武县。此后县治的规模基本上稳定，直至今日。

二、贫瘠的黄土地

长武县

属渭北黄土塬沟壑区

泾河与黑河冲刷形成长武塬

十里铺地处长武塬中部

气候四季分明并且多变

自然灾害严重导致耕地歉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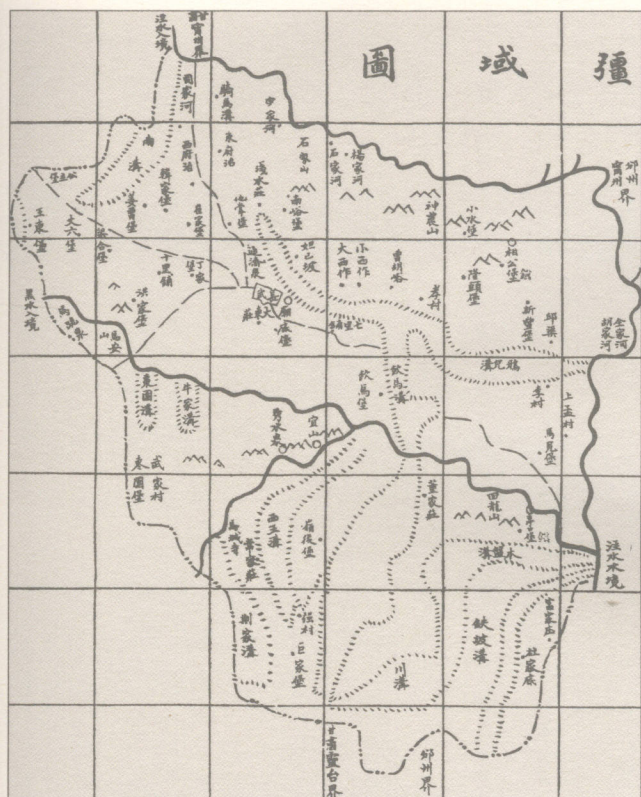
农业生产条件比较恶劣

长武县位于陕西省中部西陲，属渭北黄土塬沟壑区，地势险峻。^②塬面最高海拔1274米，川道最低海拔847米，相对高差达427米。黄土层一般厚三十几米，最深处超过一百米。这样深的黄土层，大致经历了上亿年的堆积过程。

黄土高原植被稀少，被雨水冲刷，形成独特的地貌，主要以黄土塬和黄土沟相互交错为主。黄土沟形如枝杈密布的大树。长武县有支毛沟881条以上，把土地切割得零落破碎，残剩的便是塬。塬面不大而沟壑又宽又深，沟底为河流。

① 长武长期无县志，直到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才修了初编县志（宣统《长武县志·旧序》）。嘉庆五年（1800年），大学者洪亮吉滴戍伊犁后返回时路过长武，被当时的长武县令挽留，对第二部长武县志提了些意见。

② 它东与彬县为邻，南、西、北三面分别与甘肃的灵台、泾川、正宁、宁县接壤。全县南北长30.06公里，东西长27.73公里，总面积约567.10平方公里。



长武境内有三条主要河流，从北向南排列有泾河、黑河、南河，均从西北流向东南。黑河、南河先后汇入泾河，最后汇入渭河。这三条河就像三把锋利的宝剑，将长武县境劈成三块大小不等的塬面，即巨路塬、枣园塬和长武塬。最大的一块是长武塬，它位于泾河与黑河之间，塬面略大而平整，最宽处约4.5公里，最窄处仅能走车。这里土地较为肥沃，村落集中，人口稠密，交通便利，是长武县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十里铺就在长武塬中部。

长武的主要气候特征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由于复杂的地貌和高差较大的海拔，气候因而异常多变，常常出现旱、涝、大风、冰雹等自然灾害。^①耕地在塬面上，沟深塬高，无从灌溉，遇旱必歉。宣统《长武县志》中记载了清乾隆时在长武任“西宾”的李大成几首有关祈雨的诗，如：

上旬雨不压浮埃，赤地何由发豆荑。
谷雨节后交立夏，望泽愁肠日九回。
朝霞晚霞红成堆，忧心如熏何时开。

《戊寅祷雨用上年韵》

到了夏季，又多暴雨。暴雨多集中在7—9月份，它来得突然，强度大，常导致洪水暴发，淹没川田成灾。李大成又有《己卯五月十三日祷晴》诗，有句曰：

端阳前日雨淋浪，淫霖十日犹不止。
十日不止可奈何，麦穗垂头卧泥里。
伤心黯淡望千畴，满眼离披生多耳。

暴雨不断侵蚀塬面，扩大沟壑，《汉书·沟洫志》中就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左图：长武疆域图(录自清光绪版《长武县志》)，图中能清楚地看到泾水和黑水(即泾河和黑河)流过长武县境
右图：长武县地形图(国家测绘总局提供)，这里地貌复杂，海拔高差较大

① 据1992年出版的《长武国土资源》统计，干旱在长武平均每年两次左右，即春旱、秋旱，大旱约三年一遇。从1957—1990年的34年间，共出现大风113次，平均每年要刮三次大风。这使地表水严重损失，更加剧了旱情。

的记载。水过之后，土壤肥力下降，生产效益降低。^①

由于自然灾害频繁，以致宣统《长武县志》说：“岁收不足以备荒，衽褐不足以蔽体。”又说：“陶居穴处，肘见踵决，地瘠民贫，莫此为甚。”

三、百战之地与咽喉要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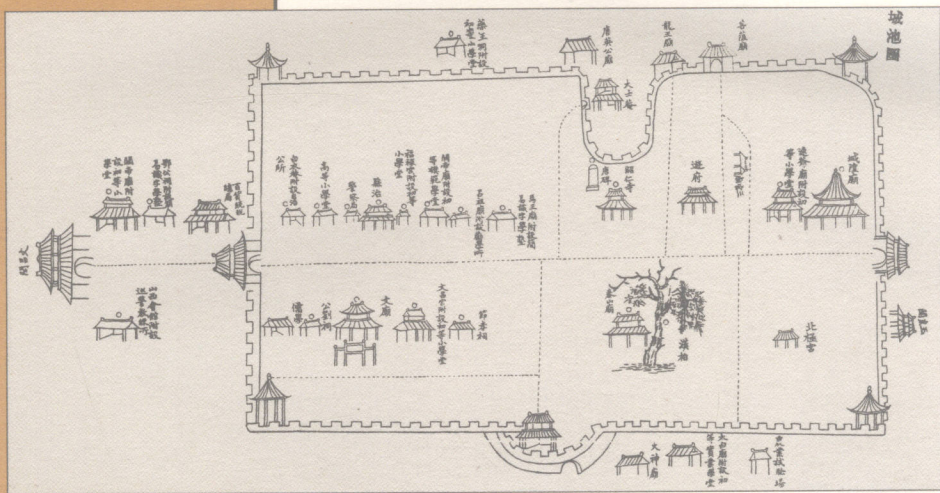
长武地处古代的边关，扼守关中通往西域的要冲，自古是战略要地。自秦朝建鹑觚县始，就在这一带设兵堡，沿泾水设烽火台，成为咸阳以北的第一军事重镇，称为“三秦屏障，秦陇门户”。十里铺西南不到十里，有一座“二里半墩”，可能是秦或汉时的烽火台遗址。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从长安通往西域的北路第一个关口便是长武。

唐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从长安东移到黄河中游，长武一带经常遭受西北

少数民族的侵扰，直至成为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进行长期拉锯战的地方。

秦代至民国的两千多年间，发生在长武境内的战争不计其数，其中影响较大的战役有唐初李世民和薛仁果在长武城西的浅水原进行的战役，此战为确保唐王朝西部边境的安全打下了基础。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宜禄县》说：“有浅



长武城池图(录自清光绪版《长武县志》)

① 长武县城的东沟，从1926—1957年的50年间，在水力的侵蚀下，沟床下切，沟岸扩张，沟头被侵蚀，竟延伸了三百多米，以致河水含有大量泥沙。而整个长武县，在50年间就有12万立方米的土方随水流失。另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就是冰雹，1957—1990年的34年间共出现冰雹灾害41次，平均每年1.2次，这就更加剧了环境的恶劣程度。

水原，即今县理所。初金城人薛举称兵攻破郡县。武德元年（618年），举寇泾州，屯兵于安定县之圻城。太宗亲征，相守六十余日。会举死，其子仁果统其众，并羌胡十余万数来挑战，上遣总管自此原南出贼之右，因高而陈，上率大兵自原北出其不意，斩首万余级。贼大溃。仁果惧而请降，俘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故城犹在今县北五里。”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宜禄县》：“有鹑觚原，一名浅水原。”宜禄县即长武县，因县境内的南河名宜禄川（即芮水、汭水），故魏时曾名长武为宜禄县，后为宜禄镇，明末复宋制为长武县。据四库全书本《陕西通志》，长武县“有浅水原，即鹑觚原，又名集贤冈，一名四螯山，一名五凤巢，在县治西”，而这战场正在十里铺。李世民登基后，颁诏在长武县城内建起昭仁寺以纪念这次大战。不久又有唐代名将尉迟敬德为抗击突厥入侵的长武保卫战。以后郭子仪大破回纥之战发生在今城西15里处，也是十里铺附近（康熙《长武县志》）。明代末年，李自成在西安建起大顺朝之前，就是出商洛山打下长武，然后沿泾水南下的。清代同治年间，长武又发生过回汉的武装冲突。甘肃回民攻长武，十里铺是必经之路，所以乾隆《重修长武县志跋》说长武：“自唐以来称为战场，太宗破薛仁果于此，青燐夜啼；郭汾阳败回纥于此，锋鏑亦警。至明万历癸未（1583

年)，始立为县，犹屡遭兵燹。时事变迁，灾患频仍，古风岂有复存者乎？”由于战争不断，这里的村落大多建有防御性围墙，称为堡。

百战之地也是中原联系西北的咽喉要地，汉代丝绸之路东段的北线便经过长武。清末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率大军西征时也经过长武，他目睹当地苦寒贫瘠、秃山荒岭的景象，沿途植树绿化。著名的“左公柳”就是从长武向西开始栽种，直到会宁，全长300多公里，共植26.4万余棵，至今仍有存活。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的老朋友杨昌俊奉诏赴西北参与筹边，路经长武，看到驿道两旁所栽柳树及槐树，心情非常激动，留下赞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战乱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人口散失，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长武县制撤销，就是因为人口过于稀少。人走了，水利工程、水保工程毁坏了，干旱的黄土塬丧失了对大自然的抵抗力。一遇洪水，肥沃的表土被冲走，使这里的农业生产进入恶性循环。清人李大成有《查保甲三十韵诗》，其中说：“瘠土多高原，岁收常不齐。拮据供雇役，乐岁亦啼饥。”至今长武县人口仍很少。几百年来，长武都是外来人口多，流动人口多，既没有商业经济的发展，更谈不上文化的传统。据统计，从唐代至清末，长武县考取进士的仅有15人。

宣统《长武县志》上写道：“（长武）自世不崇学，知政不知教。簿书萦心，铅槧郁废，况在干戈扰攘，羽书旁午之际乎。”清末最后一位知县沈锡荣在一首《治长有感七古》的诗中说：“而今诸政孰为要，整顿学务尤当先。无如区区三里民，衣食不足多颠连。富户百室而无一，何暇诗书守家传。设学原以多为贵，有名无实亦虚悬。”（清宣统《长武县志》）无可奈何的心情溢于言表。



汉代丝绸古道从今十里铺村经过。清末左宗棠筹边西去，沿途在大道两旁栽有柳树及槐树，现今长武人民依然保持着这个传统

四、十里铺村的形成

十里铺村位于长武城西十里
因在官道上而成为驿站
由于长期车碾人走、雨水冲刷
形成道沟，且住户多为流民
明末清初时，政府频繁调整驿站
驿夫逃走，流民定居形成村落
这里人口流动大，是杂姓村落
张、崔为现在村中两个大姓

十里铺村位于长武县城西十里，在古丝绸之路上。

在中国古代，公文的往来及官方物资的运输主要靠驿站、急递铺，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古代人烟稀少，战争频繁，驿站的作用就更为重要。

古代的驿站都是修在官道上。在西北地区，从长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在东段有三条大道：一条中路，由长安—武功—扶风—宝鸡至天水；另一条北路，从长安出发沿泾河

至邠县—长武，越六盘山，西至平凉；南路则在秦岭南麓。宋以后，丝绸之路渐渐衰落，但由此形成的官道却一直保留使用。^①

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陕西通志》的地图中画出了十里铺。附近其他村落大多以“堡”为名，沿官道则还有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等，可见当时十里铺是个驿



清乾隆二年(1737年)长武县疆域图(录自《陕西通志》)

站或急递铺。宣统《长武县志·续道里表》载：“(县治)西大路十里名十里步，又五里至洪家步，设有塘汛营房。又十五里至窑店镇入泾州界。”所附地图中则称十里铺，沿用至今。^②

古代的官道要考虑防御、修建、行旅的方便，同时又不易被洪水暴雨冲垮，所以将大道修在塬面上。由于黄土路面比较松软，有些路段，经长年人走车碾、雨水冲刷，路面越陷越深，形成一条深沟，当地就有“车响处，水淌处”的顺口溜来形容道沟的形成。元代以后，沿用蒙古语，称这种沟为“胡同”。十里铺村就在这样一条胡同里，被俗称为“十里胡同”。至今，长武民间仍流传着一句话：“兰州到西安，长武有个十里胡同。”

十里铺还有另一个俗名“花子沟”，即乞讨流浪人住的地方。晋·戴逵《杂义》中描述陕西一带有“披榛而游，遇穴而处，男无定居，女无常止”的情形。一直到近代，邻省的山西人每遇荒歉，便向外流徙，其中一条路便是“走西口”，来到陕西。这些流民到地广人稀的地方，“遇穴而处”，渐渐形成村落。十里铺可能曾有不少这样的流民住下，所以才得名为“花子沟”。

据明清两代有关西北地区的文献材料，当国家政权相对稳定时，驿站的规模是逐步扩大，地位也被强化。如在明代，全国当时有驿站数千个，国家编制的驿夫、差官有数

① 长武境内出土有陶胡俑、黑人俑和海兽葡萄镜等。

② 乡人说，凡名为若干里铺的，均为杂姓村，凡名为“堡”的，尤其名某家堡的，均为单姓村。有的“堡”现在讹称为“步”，“铺”也有讹为“步”的。

十万人，每年耗银几十万两。但当国家财力不支时，首先裁撤的就是驿站。例如明崇祯二年（1629年），兵部左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裁撤驿站，以节约开支，补国用之不足，实际上是移作军费。崇祯帝采纳了这主张，当时李自成和侄子李过都在甘肃天水当驿夫，驿站的裁撤使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只得投奔农民军。在长武，从明代到清代也曾频繁调整驿站，“撤驿归邮”或干脆废驿。这说明官道上的驿站是断断续续地存在的，尤其是在大的动乱或改朝换代的时候。而驿站一撤，驿夫们也各奔东西，作鸟兽散，驿夫们曾居住的窑洞被废弃。路经此地的流民，择废窑而居，或增挖窑洞，这可能就是十里铺由驿站发展为村落的过程。早期的居民中除流民外，还有一些在边疆战争及农民战争中因伤病脱离军队的人。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失败后一部分散落在长武各地，大约也有落脚在十里铺的。

还有一种传说是，十里铺村民的祖先是在明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转迁而来的。明代初年，驱逐了蒙古人之后，为巩固边防，曾有“移民实边”的大举措。从晋南各地征集民户移居西北边地，传说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是个中转站，民户先到这里集中整编。^①

长武自古为羌、戎、狄等各民族杂居之地，所以十里铺部分居民可能有多种民族的混血。

但十里铺“三里弹丸之地，介在陕甘之交，民贫而寡，地小而冲”，“兵燹之余，凋蔽已极，又当孔道，军需方急，民不堪命”（清宣统《长武县志》）。所以到1949年才只有五十户，三百多人口，倒有十几个姓氏。可见村民中大多数流动性很大。

由于十里铺是个流民的杂姓村落，而且大多数人文化很低，因此关于村落的历史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如宗谱、碑铭及祖宗本子。直至今日，有些人甚至连他们祖父的名字都说不出来，这就使村子的历史失落掉了。

村里以张姓为第一大姓，约有一百户。曾任地掌中学校长的张昌厚先生（1939年生）说，他曾祖父兄弟三人从南边三里柳林沟边的直谷堡迁来。曾祖为大房，称太爷，太爷的兄弟为二祖、三祖。太爷有5个儿子，到昌厚先生的父辈则为堂兄弟共8人，昌厚这一辈则有堂兄弟24人（不计二祖、三祖之后）。五爷爷聪明，在西安读书，辛亥革命时怕事逃回家来，在村里教小学，还在三爷爷的大车店边上开了个杂货店。太爷爷是大地主，有300亩地、13套车，雇了几个长工。分到爷爷手里60亩地，爷爷有三个儿子，内战时，国民党拉壮丁，家里用12石（约3 000公斤）粮食买一个人去代，逃掉了，再买一个去代。如此数次，家里卖掉了10亩地，只剩50亩，又不雇工，所以“土改”时定为下中农。

第二大姓为崔姓，据1924年生的崔少伯先生说，他们在十里铺住了四代，则与张姓差不多同时落户。落户时大约在同治末年至光绪初年这段时间内。



张姓和崔姓是十里铺的两个大姓，崔少伯老人是崔姓中辈分最高的

① 十里铺附近崔家堡的崔氏家谱中，有崔氏于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洞，先居长武城里，咸丰年间又从县城分出的记载。十里铺崔姓与崔家堡崔氏同宗。又：城东小西村魏氏家谱中也有类似记载。